

北京
榜样
2015
大型主题活动

■留学期间他“一刀”治好病了10年的震颤症患者
■回国后他带队建立了世界一流功能神经研究中心
■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、第五届“首都十大健康卫士”——李勇杰

中国“细胞刀”第一人

□张正尤



一门心思地做这些本不属于他的“分外工作”。

1995年3月，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，李勇杰目不转睛地看着享誉世界的加州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医生Robert·P·Iacono教授用“细胞刀”给一位帕金森病患者做手术。凭着在神经电生理技术方面的功底，李勇杰从电视屏幕上注意到一个细节——术中电信号噪音太高。李勇杰断定可能是电生理系统的设定不太合理，与高频电刀干扰的手术室环境不适应，需要更好地屏蔽。当晚，他就写信给Iacono教授，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技术改进的看法。这个大胆的举动，使李勇杰引起了Iacono教授的注意，很快给他回了信，并发出了工作邀请。李勇杰以优异的成绩提前结束了博士后学习，应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的邀请从美国西海岸的马里兰州来到西海岸的南加州，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临床治疗工作中。

就这样，李勇杰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，俗称“细胞刀”技术。当见证了无数成功的手术，目睹了太多从轮椅上重新站起来的患者时，他已被“细胞刀”所深深震撼与折服。

报效祖国成“细胞刀”第一人

当时，中国帕金森病发病率已达1%，全国患者的数字至少保持在两百万人以上，如此庞大的群体正忍受着病痛折磨：逐渐丧失工作和生活能力，残疾，瘫痪……而这一先进手术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。“如果将这项新技术带回去，一定能造福国人！”

由此李勇杰坚信自己理想的种子只有落在祖国的土地上，才能生根发芽，他要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功能神经外科研究与治疗中心。

1998年，李勇杰毅然回国，当时正是他在国外生活得最好的阶段。经历了初到异乡的不适，生活逐渐平稳并开始殷实起来，更重要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，钻研功能神经科学。那时候出去的人都绞尽脑汁想留在国外。因此，回国的决定无疑如静湖投石，激起千般涟漪，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如此“异类”的选择，第一反应就是“李勇杰是个不安分的人。”“我也认为自己是太不安分的人。我总觉得应该尝试去挑战新的东西才能获得快乐。就像人碰到了天花板，再也无法跳得更高的时候，就会本能的寻找新的出口，进行新的尝试。”李勇杰说。

1998年，作为中国驻美领事馆“留学尖子人才”，带着梦想回国的李勇杰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，随后推动宣武医院与美国Loma Linda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，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。回国后手术的成功在意料之中，然而引起的反响却是李勇杰始料未及的。中央电视台对他做了详实的专访，并被多家大媒体冠之以“中国‘细胞刀’第一人”之称。从此，被患者称作“细胞刀”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疗法风靡全国。而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被美国帕金森病基金会授予“卓越成就临床中心”，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临床机构。

说起这10多年的工作，李勇

杰淡淡一笑，“细胞刀只是几年前的事了，我们早已开始运用更前沿的技术手段治疗更多的疾病。”

帕金森“脑起搏器”治疗量全球最多

在众多病人中，为给家人看病而跑遍大江南北变得一贫如洗的家庭数不胜数。每每遇到此类求医者，李勇杰心情都无比沉重。几经考虑，李勇杰提出了“终点站”概念。“我希望可以告诉患者，不要病急乱投医，这里解决不了，其他地方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。”李勇杰希望给这些患者一个信念，让他们心里更踏实些。李勇杰心里很清楚，要想让病人甚至同行真正认同自己“终点站”的概念，就必须拓展功能神经外科的内涵和外延，将那张谋“渔”的网编织得更大、更密。

李勇杰带领他的团队不断追踪世界领域在功能性脑病的最新动态，改良技术方法，提升治疗水平，拓展治疗范畴。自2009年起，研究所的帕金森病“脑起搏器”治疗量达到全球第一，成为“脑深部电刺激全球最大治疗中心”。

随着名声越来越响，李勇杰的“终点站”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，慕名而来的疑难患者更是数不胜数。张贵忠是一名帕金森症患者，患病11年，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，但随着病情的发展，他的颤抖越来越严重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药物的副作用也越来越大，服药后僵直的他也只能卧床。从军的儿子为了照顾父亲被迫退伍回家。李勇杰主任为他进行了脑深部电刺激手术，成功植入脑起搏器，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看着颤抖多年的张贵忠平稳的走出病房时，他的家人流出了欣喜的眼泪。

在功能神外的病房里，有着许多“特殊”的病人，彭水林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彭水林在7年前被一辆大货车拦腰轧成两段，原本身高168厘米的老彭只剩下上半身的78厘米，他以惊人的毅力闯过生死大关，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，成为了世界罕见的高截位存活者，被人形象的称为“半截人”。然而，一种奇怪的疼痛始终折磨着他，明明肚脐以下什么都没有了，可老彭能清楚的感觉到身体残端常常袭来剧烈疼痛，7年的折磨让这个坚强的人有了轻生的念头。一个腰部以下什么都没有了，甚至没有了臀部的“半截人”，身体残端良好愈合的情况下，为什么还会感觉到身体残端的剧烈疼痛呢？李勇杰说这种疼痛医学上称为截肢痛，他和他的团队为彭水林进行了脊髓电刺激手术，也就是在老彭的脊椎中段安放一个电极装置，刺激他的脊髓神经，让疼痛无法从脊椎下部传输到大脑皮层中，这样老彭就不会感觉到肢体的疼痛了。“这简直是个奇迹！我不疼了！”术后的彭水林终于告别了伴随他7年的止痛药。

北京榜样 2015年8月月榜

杨勇

男，41岁，生前为北京941路公交车司机。

在驾驶公交车心脏病突发时，他用最后的力气把车停在路边，保住了车上20多名乘客的安全。

侯玉峰

男，77岁，西城区德胜街道居民。

看到公园的餐厅冒着烟火时，他立即跑去救火，从二楼搬下了5个天然气罐，并浇水灭火，防止了火势蔓延。

林云志

男，40岁，中铁电气化局城铁公司总工程师。

他是智能化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领跑者，在轨道交通施工装备、施工工艺的研发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。

王福昌

男，100岁，总参某部副军职离休干部、伤残抗战英雄。

他省吃俭用，累计为灾区等地捐款80多万元；为了给国家省钱，他坚持使用便宜的假肢，小腿残端有时被磨得感染出血。

张津生

男，73岁，通州区梨园镇居民。

在飞往南非的航班上，他用随身携带的心脏急救药救醒了一个外国人，并拒绝了合人民币12000多元的酬谢。

梅景田

男，68岁，延庆县八达岭镇石峡村农民。

30年来，他坚持每月至少踏查四五遍古长城，遇有不文明行为的人，他不惧威胁当面劝阻，他还组织村民一起保护长城。

姜顺玉

男，31岁，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崇文分公司保安中队长。

路遇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喊人帮忙，他立即冲了上去，协助民警制伏嫌疑人，追回价值300多万元的财产。

张超

男，27岁，北京市朝阳区刑侦支队重案四队民警。

从事重案工作两年，他参与侦破重、特大刑事案件56起，在胸部被扎伤时，仍忍着剧痛同嫌疑人搏斗并将其抓获。

张梅

女，35岁，北京市顺义区80后义工社。

她创办“80后”义工社，带动社区义工开展了500余次公益活动，先后出钱出物合计5万余元，扶贫济困、帮老助残。
北京榜样官方网站：
<http://bjby.bjwmb.gov.cn>
咨询电话：
65661566